

#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

(十七)

##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 廿一、我來寫學商現形記

這般世情，幾番幽默，請不吝推敲指教。

#### 1. 從老總統宴請說起

記得有這樣兩句話：「世情，全憑冷眼觀破；幽趣，半從熱腸轉來。」

「打鐵趁熱，既將自家私憤情節，公

之於眾，就無話不可對人言。不妨先

就執行會計師業務之後，不管與會計

師事項有關或不相干，凡接觸到與眾

不同的事故，或值得商榷之案件。按

年份先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供

賢明讀者，在茶餘酒後，作閒聊話題

之花絮也好，作醍醐灌頂，用為提高

自身警惕也罷。以不傷大雅為原則，

輕描淡寫如下，僅就教於方家，看看

寫本題之前，不佞先從我對老總

統或稱蔣委員長之崇敬說起。我們學

生時代，全民發起每人一元獻機祝壽

，藉祝壽為名，實際是增加國防實力

。在民國廿五年十月卅一日，委員長

五十壽誕吉日良辰，有多架全民所獻

之飛機，組成「中正」二字，繞著「

祖國長空任翱翔」。各地民眾翹首遙

望，無不欣喜若狂。同年雙十二，西

安蒙難，遽聞之下，如喪考妣。迨廿

五日脫險飛洛陽，各地青年又以歡欣

鼓舞之心情，在各大城市自動列隊遊

行，以示慶祝。七七事變，日寇侵華

，委員長又領導全民，八年浴血，不

屈不撓，艱苦抗敵，終於勝利，舉國

歡騰。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

宣告投降，委員長在重慶，又接受全

民歡呼。那時節小生我對蔣委員長，

仰之彌高，只有心悅誠服，心儀神往

。

由於上段講到蔣委員長五十大壽

，西安事變脫險飛洛陽，等等情節。

不由得又勾起不才，聯想到與五十歲

以及與洛陽有關的兩副拍馬屁的絕妙

對聯，用為看信察閱。一副是滿清乾隆皇帝弘曆，十全老人五十壽誕，紀曉嵐敬撰對聯拜壽曰：「四萬里皇圖，五古以來，從無一朝一統四萬里；五十年聖壽，自今而後，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加起來正好萬歲。龍顏一定大悅，一定有賞。另一副是民國直軍大帥吳佩孚，稱雄洛陽五十壽辰，康南海恭書對聯頌祝曰：「牧野鷹揚，百世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一世紀是一百年，半紀正好五十年，表示吳佩孚雄韜大略尚有百世。大帥一看，高興之餘，賞大洋兩萬元，作為筆潤，真是一字千金，好不羨煞人也。以上乃心血來潮，胡扯舊聞播插插段，與正文無關，請諒，但願博採一笑。

後來剿共失利，蔣總統自行引退，政府於民國卅八年退守台灣。嗣後蔣總統復行視事，改造國民黨，勵精圖治，全面革新，又推行新速實簡節約生活，成立救國團，重視教育措施

，舉辦教育行政人員受訓。總統親臨巡視，對學員并逐一點名注視察看。當時不才是受訓一員，於是乎本人有機會親眼目睹，器宇軒昂，儀態莊嚴的蔣總統。這是我多年渴望，過去只可神馳，不克覲見的梦想，終于實現。

當時內心喜悅之情，真是無法言表。可見我對蔣總統是何等愛戴與崇敬。

民國五十幾年，老總統不但敬老撫幼，安頓榮民，也提倡德智體群之外還加育樂，并尊師重道。每逢春節，必分批邀請大專院校資深教授聯歡聚餐。在本席第一次接到「潔樽候光，席設陽明山中山樓，蔣中正謹訂」這份請帖時，真是如奉綸音。學生時代對委員長，僅限于心儀神馳，並未奢望有朝一日能親瞻龍顏。迨二度來台以教育行政人員受訓關係，得能面對面看到總統風采，乃視為三生有幸，已經心滿意足了。這一次更進一步，能接奉元首具名的請帖敦邀，更

不得了，等於是祖上有德，才能上達天庭。不但樂不可支，也的確喜出望外，不過這是第一次接到的感受。第二年，以後再接獲，就不那樣受寵若驚，如獲至寶了。

現在說說我第一次參加的場面。

迨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日良辰已到，受邀者群聚中山樓附設餐廳。各自就坐後，都是教書匠，識與不識免不了寒暄幾句。稍後，有執事人員用麥克風宣示：「請肅靜，大家注意，待一會兒，總統駕到時，請全體自動起立，一面鼓掌，一面喊總統好。總統未就坐，大家不要先坐下，以示對總統的尊敬。」少頃，總統偕夫人光降。大家照方抓藥，行禮如儀。先肅立、鼓掌、再喊總統好。總統扶著夫人，邊行、邊微笑、邊點頭。嗣總統坐定後，我們才各自就座。然後，總統簡單致詞，便開始用餐。

第二年，我第二次參加，既不像第一次那樣好奇，也不像第一次那樣

緊張。地點與方式，一切照舊。不過總統致詞後，叫大家建言，可是都明哲保身，沉默似金。本人倒沉不住氣，私忖，去年就該講而未講。今天不講，就等於石沉大海，有無下次不知道，即便仍有餐會，是不是年年有我不一定；何況，就是有我，我也不想再來，因為看到大家卑躬屈節的寒酸相，有些倒胃口。爰不計後果，斗膽起立說：

「報告總統，總統既叫我們發言，我就先來拋磚引玉。我叫卽萬法，是您老人家當過校長的政校老師。遵命講幾句諫言，如果有不禮貌的地方，還請總統與夫人海涵。照說，一般集會場合，總統與夫人駕到，全體自動肅立，恭迎國家元首，這是百分之百應該的。就像夫人早年蒞臨美國國會山莊演講，美國國會議員，亦照樣全體主動起立鼓掌問總統夫人好，這表示夫人有德望，大家尊重。可是今天不同，今天是總統請我們，我們是

客人。一般常情，主人應先來迎賓，不該叫客人先到來迎主人。何況還另有人，事先像教孩子似的一再叮嚀，告訴大家，總統來了你們要起立鼓掌問總統好。可見我們的起立鼓掌不是主動，倒變成被動。主動與被動，意義相差很遠。我從學生時代開始，雖未看到委員長，打內心就尊敬，誰要污衊委員長，我就要跟他拚命。可是

今天不同，總統既然想尊師重道，才用請客方式來慰問，就該紆尊降貴，來歡迎我們才對，不該叫老師恭迎總統。總統能放下身段，才表示不分彼此，與民同樂。能這樣，更能凝聚力量，打成一片，才能產生向心力。恕我直言，如有冒犯，還請總統包涵，報告完畢。」

當時我在講，大家在聽，可能都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坐下後，看到總統點頭說：「很好、很好。」就此鴉雀無聲，開始準備用膳，一切恢復正常。此後，並無節外生枝。可見總

統，還是大量，肯接納諫言。從我這一次發言看，蔣總統並非剛愎自用，唯我獨尊，可以得到見證。

記得蔣總統在溪口武嶺庵前，默誦過這樣一首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老總統一生，波折不斷。領導抗日勝利，中國列為世界五強之一。他的功勳，舉世景仰，的確堂堂溪水出前村。

從那次不佞建言以後，我以草民心態癡心妄想，認為總統晚年偏安在臺灣，內心多少會有些不甘與遺憾。倘若在抗敵勝利還都，制定憲法，一切就緒，盛名遠播，日正當中時，功成身退。就此打住，放下權力，不問政事，告老家園，悠遊山林，或以著書立說自娛。則立功立德立言，兼而有之。到頭來，國事螭螭紛爭如麻也罷；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也好，不管什麼政黨，是敵是友，任何一方，都會對蔣總統看成曠代偉人，永垂不朽。

## 2. 我跟閻承惠的交往

蔣總統經國先生有民間十友，因為他是官，相對的才叫民。我這裡倒不是東施笑顰，本人二度來台後，的確無獨有偶，我也照有十友。由於筆者本身就是民，不敢亦不該也稱民間十友，只好改叫江湖十友。不過，大家不要誤會，我這裡講的江湖朋友與江湖道上幫會的朋友，則截然不同。

雖然沒有「范蠡乘扁舟而浮於江湖」那樣瀟灑，那樣江湖。可也不似江湖郎中那樣虛誕。江湖道上那樣豪邁，我們都是在某種場合或某種事故上，萍水相逢，義氣相投，一見如故，而一拍即合，變成好友。

像前面講過的進出口公會候補理事許水森兄，僅限於歐洲旅途中，我幫他解決與旅行社小朱的紛爭，而變成好朋友。他卻念念不忘，總要找機會回饋，後來又一次同去日本，乃邀我參觀日本昭和天皇現住的御所。又

像李少君先生，僅憑一次相面看相之緣，即結成好友。經常「禮尚往來」，甚而關心本人兒女的前途。再像眼科聖手張正忠醫師，由於白內障要開刀，當時該醫院環境不理想，屆時我未去而爽約。湊巧在公保又遇上張大夫，他一眼就認出我，而說我是「逃兵」。當時我把逃的理由說了，且為

他寫了些書面改善環境的意見，院方也真的採納，從此而成好友。他現在是大牌名醫，一天有上百病患求診，電話掛號總是額滿。每次都是臨時加補，且優先給予仔細檢查。還有一位獅子會張儉齋老獅友，早年是天津大亨，壽登耄耋，一副南極壽星像。由於他愛好京戲，與在下臭味相投，加上言談話語，又有一「英雄」所見略同之處，則變成莫逆，甚而主動想作兒女親家。他如新雅西裝店老闆刁師傅

，得悉不才也學過這一行當，便惺惺相惜，如有好毛料進口，總要替我量身訂做，服務到家，如果我忘記付錢

，他也絕不主動要賬。又如餃子專賣店的安胖子，由於老朽替他包過一次水餃，從此，凡我預訂餃子，他便特別調餡，單獨揉麵，親自下手來包。其他像中華民國駐日代表林金莖先生、遠東技術學院王乃昌校長，以及友聯紡織公司洪亮宇董事長，與區區的交往，都是不期而遇，不同凡響，容後專章分述。

至於像曾經是老總統當年手下得意幹部鄧文儀先生，則就不算我的江湖朋友了，更不是歲寒三友。只是在區區初期執行會計師業務時，忘記了是誰介紹，認識了這位要員。因為他想經營新店碧潭樂園，邀在下陪同視察該所需要重整的樂園，開頭以為他是我的衣食父母，能有好大一筆業務進來，於是乎僕僕風塵，來回車錢由我付，偶爾打尖仍由我出，替他動過幾番腦筋，好像他也認為得體。為了細節，必須詳談，平時到事務所，假日就到寒舍，中午便在我家便飯，趕

上吃餃子，更是照吃不誤。結果是空歡喜，白浪費我的時間與金錢，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一無所獲。既不像江湖朋友也不像客戶，與想像中的鄧文儀，有好大距離，好失望，空悵悵。還有一位也稱不上江湖朋友，一樣是老想揩油占便宜的人士。他是投資中泰賓館，泰國僑領林國長的兒子，叫什麼名字，我倒忘了。反正跟我一樣，都是無名小卒。他是不佞同鄉楊景順先生介紹認識的，景順兄原本是好意，可以說，是為了投桃報李。因為景順兄在六十年代，要經營福順樓餐館時，本人也曾贊助新台幣拾伍萬元，也算是個小股東。開幕後，也常為福順樓招攬生意，自己也常去請客，餐費亦照付不誤。經營結果，很不順，最後老本賠光為止。以後另起爐灶，就與本人無關了。由於筆者與楊景順兄有這一段同財同夥關係，景順兄對區區的會計師業務之發展，也非常關心，也常想代為張羅，於是介紹

了想分財產的這位華僑財閥的兒子。原以為一定能夠以廣招徠，不料也是窮忙霍，甚而還倒貼茶資，最後，雀飛蛋打，等於南柯一夢。據我看來，學界也好，商場也好，并非風平浪靜。你欺我詐，俯拾皆是。表面看起來都是有來頭的，原來都是如此。可見會計師業務，做起來也非常坎坷。并不是手到、口到，錢財就到。

書歸正傳，現在開始，我要正經八百來談談本題，江湖十友中，閻承惠這一友交往的滄桑。先說有一次，也許「回光返照」在他未過世之前，精神特別好，還能手捧一盒六個大桃子，到我家來。放下後說：「桃子固然真大，可也值不了多少錢。但是我從東京這家水菓店包裝好開始，除了這盒桃子，手上什麼也未拿。就怕一不小心碰撞到這盒桃子，爛掉了不能吃，豈不前功盡棄。這是為了答謝你這些年為我也不知操了多少心，僅表示一點心意，請你嚐嚐鮮，雖是千

里鵝毛，倒是誠心誠意。」他接著說：「想到每次談判，只要有你即教授在，就等於我身旁有十萬大軍在衛護著。」從上面這段情況引伸，可見閻承惠對我即某人是何等敬重了。

閻承惠大概是遼東半島旅順世家，從小受的日本教育。在抗日勝利不久，他就到日本從事實遷事業，可能因地制宜，也可以說因勢利導，不數年，即很有斬獲。民國卅六、七年在日本已變成了頗有財富的僑領，也常到台灣來另行開闢市場。迄民國卅八年大陸撤退，他的同學與親朋，有不少先後來到台灣，由於大家都是逃難，手頭自然不很寬裕，且人生地疏，其中很多人便受到閻氏的接濟與提挈。

從此，一直到他死亡，在這四五十年間，他跟他的同鄉、同學、親戚之間。括而言之，有三個截然不同階段，也可以說是「財」的三部曲，第一階段是施財，第二階段是同財

，第三階段是爭財。不才我跟他認識後，正是他與他的親朋爭財的階段。

究竟孰是孰非，各執一詞，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本人只能慨歎想，真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有一次，可能在民國六十八、九年前後，一天夜晚，張惠吉先生陪同王秉斛先生到寒舍來。旨在解說閻、王之間恩怨情仇爭財的情節，叫我體諒。經過王先生解釋後，在下勸說：

「是是非非不談也罷，親戚應該還是好親戚。總之，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不管後來如何發展，還是飲水思源為上。」同時我告訴前來的王先生說

：「我雖然是會計師，從未拿閻承惠半個繃子，（是錢的意思，實際指的是輔幣）壓根兒未拿當業務做，只是幫忙化解而已。所以我站在他的立場賣力，也是出于飲水思源，因為曾在民國六十四年，拜託現在在座的惠吉兄煩請閻承惠，代我的小兒，在日本找到一家日語補習班，出了一張補習

日語的證明書，才能簽准久住日本，

否則沒有管道，根本就去了日本求學。講起來，只是『秀才人情』紙一張，在別人看來，算不了什麼，找一張補習班證明，不費吹灰之力。可是在我，這就是大恩大德。今天我所以也捲入你們之間的漩渦，而對他略盡綿薄，就是報答他這份人情。老兄你就該回頭想想，當初他是怎樣幫你的忙，就是現在吃點虧，也就算了。我並不知道，只是耳聞，在民國卅八年，同鄉中向他求幫五萬、十萬的，不乏其人，凡事求諸己，就海闊天空，天下太平了。」

閻承惠先生替小兒辦證明時，本人還不認識閻先生，乃是張惠吉兄從中牽線，後來他來台灣，由張惠吉兄介紹認識之下，我來邀宴，以示答謝。從此，開始訂交。我去日本他也「有來不往非禮也」，照請不誤。就這樣，後來變成「親密戰友」，確實為他出了不少的力。

現在筆者就來描述一則，沒有閻

承惠在場而我卻替閻承惠打「官司」，反而得罪了朋友的故事。開端是泰豐貿易公司趙常恕跟閻承惠之間的糊塗賬，趙找的英國駐台律師，閻當然就拜託我了。（不是書面花錢委託，而是友情盡義務幫忙。）記得當時我怕孤軍奮鬥，力量不夠，還找事務所幹員汪大揚同學義務協助。必要時，可以幫助我「舌戰群儒」。結果，那天舌槍唇劍，一直搞到深夜兩點，只好暫時停止。趙常恕與我們約定，翌日上午十時再來。第二天我們依約準十時到達，而趙常恕與他的律師卻在近十二時才從房間出來。同時像長官對部下訓話似的，站著對在座多位人士講了十幾分的高論。停下後，不才我發問：「趙董事長的話，訓完了嗎！昨天你跟我們約定幾點來，你忘了嗎！你看看現在幾點鐘，我們依約十時到。我是會計師，外出有出差費，談話有談話費，我們賣的就是智慧財

產。你浪費我們兩小時空等的時間，我的酬金潤格，國際行情，每小時四百美元，因為你不守時，罰你照付，你不付，就是你永遠欠我的。你恬不知恥，自己遲到，不打招呼，還大言不慚訓起話來，簡直不成體統。」記

「高」不敢當，略知點皮毛是真的。不過有關商事法規，有的律師還真趕不上會計師的，則比比皆是。

得大成長城董事長韓德厚兄亦在場，乃以第三者身分，替趙常恕打圓場。好像韓德厚兄也叫我申斥了一句，「你們都是忘恩負義，一丘之貉。」其實韓德厚為人厚道，不是忘恩的人。我這樣口不擇言，今天想想，何必如此冒失魯莽，色厲內荏，給人下不了台！不該不該，真不該。這是第一回合交談，也是交戰。他們請的英國律師開始架式很足，目空一切，最後并未佔到上峰而有點吃癩。我跟汪大揚賢契，雖未洋洋得意，至今仍記憶猶新。這樁事，在北方幫工商界也流傳了好一陣子，連華江公司財務經理姜海東先生都代本人宣傳說：「郎會計師對法律見解還高於英國律師。」說

又有一次，閻承惠人在日本，趙常恕用電話向他逼債，要閻氏將日本高爾夫球場會員證，過戶給趙氏名下，並經趙氏日本相關律師見證OK，這裡才不軋已到期的支票。當時我在趙氏辦公室，看到這種現象，真替閻氏可憐，為什麼會落到這步田地，也真是落地鳳凰不如雞。我私下在掂算，你趙常恕是鼎盛春秋，正在得意，應該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打落水狗。當初既然同財同夥一場，現在在他手頭拮据時候，就該扶他一把才對，怎可如此緊逼。所謂牆倒眾人推，這就是「商場現形記嗎！」從此不佞對趙常恕有些不齒。所以在我大兒子完婚時，在圓山飯店雖然席開一百桌，卻未發請帖給趙常恕。可是人家趙常恕屆時卻親自前來道喜，且握手致意，這倒叫小可有些愧赧。反而認為我

自己修養不夠，並引以為疚。事後，老想回敬以補前愆。於是找潤泰袁志道總經理奉陪，在世貿俱樂部小聚，結果倒是袁老闆買單，更叫我有些愧餒。從此收斂，免得叫人家看我也是桀驁不馴者流。這也是不經一事，長一智。不該老是嫉惡如仇，也要寬以待人，一笑泯恩仇才是。

閻承惠在台有一家大江貿易公司，一家大孚紡織公司，在澎湖有大永水產公司。都經營的不理想，一度想找我擔任董事長替他管管。本人敬謝不敏，聲稱我在教書，還在執行會計師業務，無法專心管你公司的業務。掛名客串，絕不是辦法。於是乎他這幾家公司，都在夕陽無限好的情形下，苟延殘喘，言之不勝唏噓。

### 3. 祝壽反帶去吃喜酒

一般人忌諱死亡，凡有喪事送禮，在開弔或殯葬過後，照正式規矩，不可再送奠儀。如果遲遲才送，等於

在開弔或殯葬過後，照正式規矩，不可再送奠儀。如果遲遲才送，等於

咒他家再死一口。喜事結婚，也是一樣，不可在典禮或于歸過後，才上喜儀，如果後送，這等於預兆叫這對新人再婚一次。可是只有生日華誕送禮或宴請，倒是可先可後，百無禁忌。先送、先過是暖壽，當日、正日是拜壽，過後、事後是添壽，不管先後皆大歡喜。講到慶壽過生日，本人聯想到還有一層，也是大家常犯的小錯誤。那就是具名時，在文字運用上有積非成是的現象，習慣上，下款很多用某某「敬賀」，嚴格講，這是不對的。生日送禮具名要用「祝」，如敬祝或恭祝或謹祝皆可，就是不該用「賀」。賀是賀你發財，如果做生意開幕或是喬遷誌喜新廈落成，才可以用賀。因為祝字從示，賀字從貝。凡與神祇、祈禱、祝福有關的事項，都從示字旁。如禍福、祥祚、祐祿等等。過生日具有祈禱的意思，慶祝你長壽，祝你生日快樂，故所以要用祝。又由於古代用貝殼作交易的媒介，等

於後來的銅錢、元寶、銀元以及現代紙印的貨幣。所以與貝貨、財寶、貴賤有關事物，都從貝字旁。如貪賄、賤賄、買賣、賺賠等等。做生意都希望發財，因此才用賀。以上，是由於想寫一段祝壽的故事，有感而發，才將一得之愚，搬出來，請讀者大德推敲參考運用，絕非諷弄。

有一位朋友是會計師同業，也是會計師公會多年很活躍的人物。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歷，卻小有才氣，很會舞文弄墨。在會計師行當裡，對登記事項很熟，至於查核簽證業務，不是不高明，我就不不得而知了。這位仁兄（恕我姑隱其名）出道很早。論年資，起碼有四十年以上的道行。看他言談舉止，好像八面玲瓏，且常以老大自居。報禁開放後，還一度想辦日報。愛打牌，牌技也很高明。看起來很大方，實際是屬鐵公雞，一毛不拔。跟不佞我倒很好，有一年他六十大壽邀七位同道加上他本人，去他府上

打兩桌麻將。原則上我們都包有紅包，祝他花甲之喜，生日快樂。我們方城之戰，打到晚飯時刻，并未見廚房有動靜，我想屆時一定是到餐廳大擺宴席。六時許，散局。便叫了兩部計程車，來到一家飯館，一看高朋滿座，來賓很多。初以為都是為他祝壽而來的親友，迨仔細四周一瞧，掛了好多天作之合、愛河永浴的喜幛。原來是他的同鄉好友兒子結婚，他卻帶我們來揩油，白吃白喝。這真是茶館裡招手（壺來）胡來。事前，教我再怎樣想，也想不到會有這種花招。別說你過生日，我們還送禮，就是平時邀幾位好友打個小牌，也不該帶朋友到他要去吃喜酒的地方陪吃陪喝，簡直不像話。「人有臉，樹有皮」，他不要臉，我也得要臉。啼笑皆非之餘，其他幾位是否坐下照吃不誤，我不知道。本人一看情形不對，二話不說，便溜之乎也。

朋友，你看過清末李伯元寫的官



場現形記吧，那裡描述的多半是賣官求財，買官求榮的故事。可沒有上述這場移花接木，騙吃騙喝的勾當吧！雖然這是微不足道，為了請讀者「開開眼界」，而不敝帚自珍，才寫將下來，讓大家奇事共欣賞。

以上這篇，從六十生日花甲大壽一段奇聞講起，不才又想到一副與「花甲」有關的楹聯故事，有無記錯，不知道，爰獻醜求教。

話說乾隆遊江南，一日微服私訪，見一家臨街門樓上，懸掛了一塊「天下第一家」的匾額。乾隆一看，自忖，只有我皇室，才可稱天下第一家，那有大膽的老百姓，敢稱天下第一家！為探求究竟，便走進第一「進」，向年輕人問及何故，都說不知道，請向第二「進」問年紀大的吧。於是走向第二「進」問中年人，還是不知。走到最後一「進」，問到一位白髮蒼蒼老者，答曰：「我壹佰肆拾壹歲，老伴還在，一般五代同堂，已不

容易，我家已經七代，還輩輩都在，請問還有第二家嗎！」乾隆點頭要告退。老者說：「先生前來下問，一定來者非凡。我家門樓上既有橫匾，兩旁尚缺楹聯。就請先生不吝大筆一揮，慨賜墨寶，以光門楣，不知意下如何。」於是乾隆就衝著一百四十一歲，編了一副對聯：「花甲重逢，重添

三七歲月；古稀再造，再加一部春秋。  
一。花甲是六十，重逢就是一百廿，三七相乘是廿一，總共則是一百四十一。  
二。古稀是七十，再造就是一百四十一，再加一部春秋，代表一年，加總，也是二百四十一。可見乾隆弘曆才思敏捷，算得上有才氣的皇帝。（未完 待續）

## 運通小語

陳運通

▲不必因為別人一句無心的話，自己則有意接受，造成不少煩惱。

▲要成就大業，必須擁有苦幹、實幹的精神。苦幹、實幹象徵毅力和耐力。

▲我覺得「愛」是一項投資，無論給了誰，到終總會得到美滿的回報。

▲與朋友交，不開口傷人，去除私心，擴大胸懷，互敬互愛。

▲生、老、病、終，是人生必經之路，想要優雅的老去，除信靠神外，永遠不要失去好友和追求新事物的欲望。